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二十六號

據

民國劉志鴻等修·李泰棻纂
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

影印

察哈爾省

陽原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93/07



10098492

在文川網... 入... 商家... 文川網... 古籍書城... 蘇... 電子書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陽原縣志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謀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辛未仲冬

陽原縣志

膠西柯西志



陽原縣志編修館職員錄

館長 劉志鴻 陸冰 張肇隆 李蔭春 張硯田 梁廣澤 白如琳 范慶煦

副館長 宋鳳岐 李崇熙

總編纂 李泰棻

總務股長 宋鳳岐

調查股長 曹印魁

總務股員 李鉅棻

調查股員 張曉湖 趙景福 李澤霖 張菱洲 牛達 朱福先 李秉鈞

薛維城 全重恭 趙承錦 楊明泮 張殿試

統計員 製表 李炳華

繪圖員 古物 李劉慧貞

測繪員 地圖 曹鉉

錄事 曹杰 張好善 王少臣 蘇蔭光

董事 楊恒 李潤之 井列辰 王麟 龔峻熙 范慶中 趙發義 趙介軒

李起巖 司秉元 王秉章 馬浴沂 朱景華 盧世英 井方 李炳甲

邢汝彭 張義成 馬斯孚 井逢年 張智川 李茂秦 王 倣 楊紹庭
郭維翰 王 薦



劉志鴻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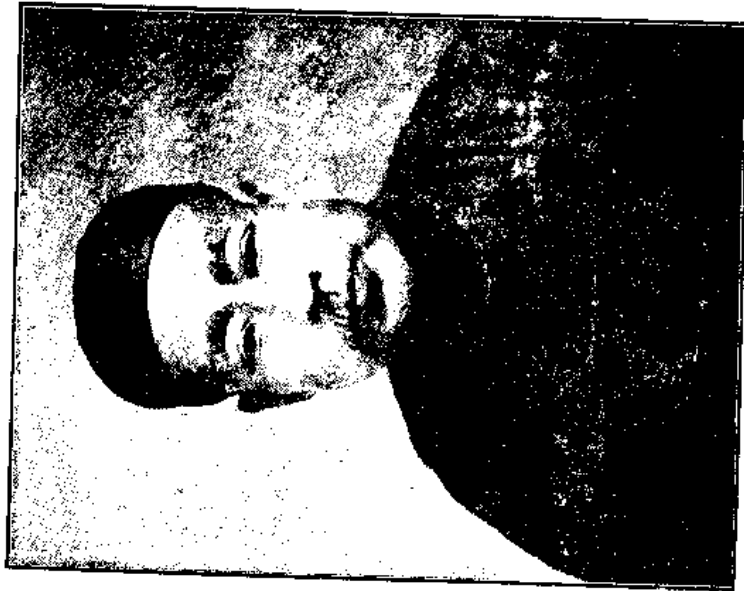
范照慶館長



陸長平館長



宋 副館長 鳳 歧



李 副館長 崇 熙



(參觀卷二建置之公園門)



陽原縣中山公園全景攝影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

（門服衣之活生一十卷觀參）服朝之婦命及吏官清上



像人宜田配德公光增

像光增公李知同州賓清

（門服衣之活生一十卷觀參）服禮常之婦男家宦士清下



氏張媳孫次 氏張媳孫長公州賓

綱法孫次 善法孫長公州賓

國民男婦幼童之最新式常服
(參觀卷一十生活之衣服門)

左立者爲本志繪圖員李夫人劉慧貞氏



右立者爲本志總纂李泰萊氏

中 立 者 爲 李 總 纂 之 女 玉 環

服常之幼老婦男工農之更變大無年百三今迄清有上
 (門服衣之活生一十卷觀參)



門宅之民貧(門處居之活生一十卷觀參)門宅之者貴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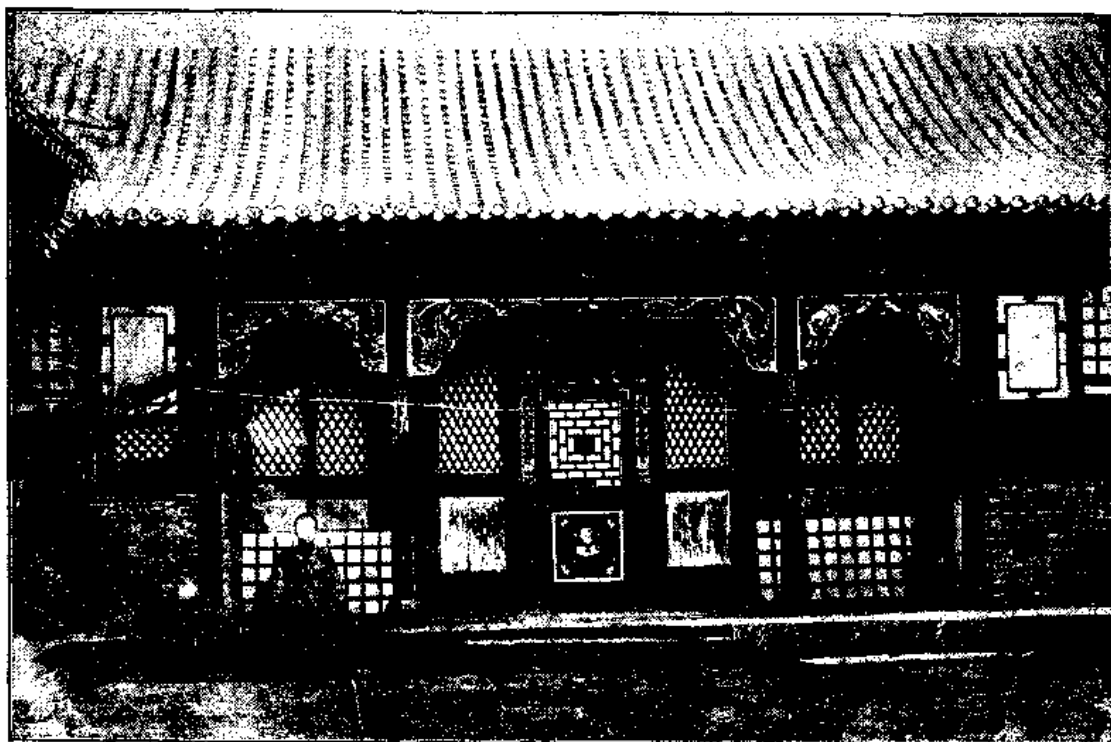


間三門大之宅住氏斗應井府知理代清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式此爲均房上或堂客之宅住者貴富上
 (門處居之活生一十卷觀參)



分部一之面前堂客之宅住氏斗應井
 (門處居之活生一十卷觀參級階工農爲此)部一之宅住民貧下



參觀卷五十五金石之刻門石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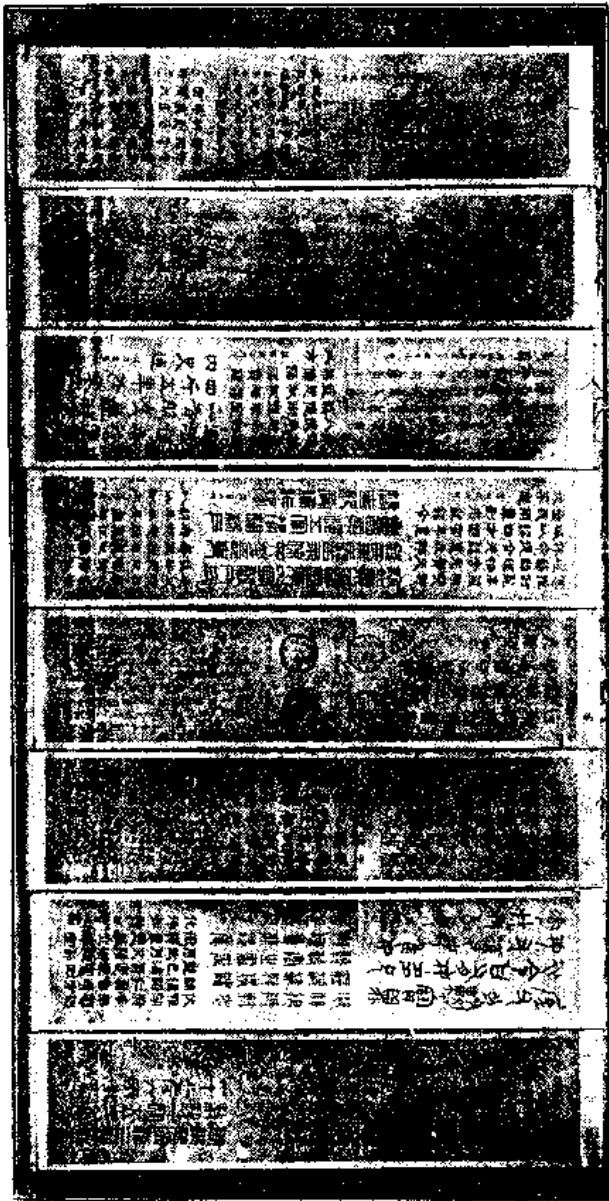


此幢現在南糧莊觀音殿院中，石質八稜，中段刻石，高二尺七寸五，下有座，上有蓮花台，台有孔，可焚香，八面皆刻契丹文，（或云女真文）側註漢文佛經語，其首面書「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闍寶沙門佛隨波利奉詔譯」以字形考之，蓋亦遼末天祚帝天慶年間物，即宣徽宗政和時也。

此幢現在南糧莊龍王廟，石質八稜，高二尺一寸，每面九寸，上刻契丹文（或云女真文）側註漢文云，「大准提陀羅尼并大輪真言，無量威德自在菩薩勝妙力真言」以字形考之，蓋與城內大覺寺之石幢，同為遼天祚帝天慶年間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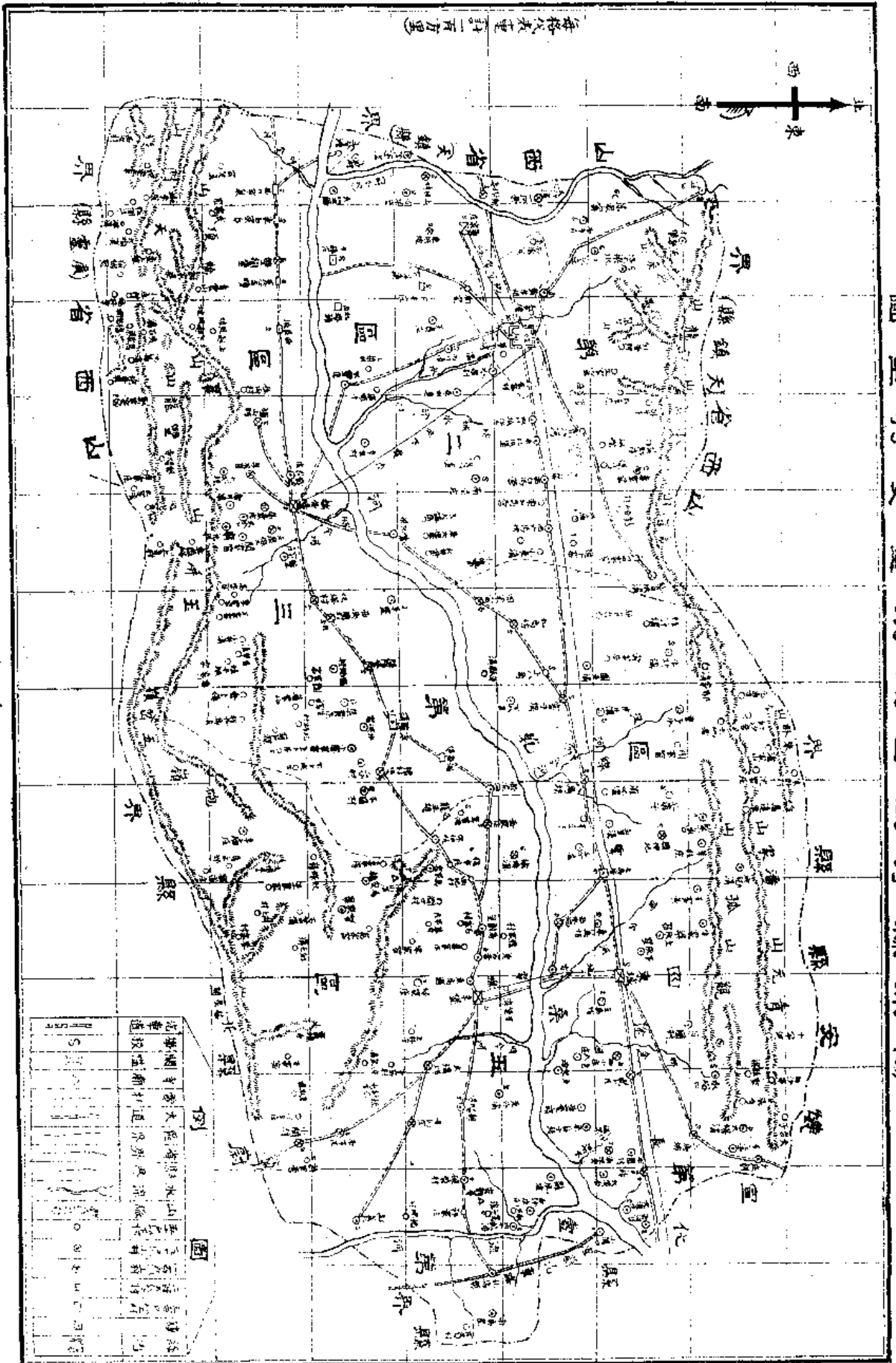


此幢現在治城大覺寺，高二尺一寸，每面九寸，石質八稜，上刻漢文「懺悔陀羅尼」，「維天慶五年歲次乙未，十月己酉朔，二十五日乙時建」，「沙門法弄記」等，餘皆契丹字，亦爲佛語，聞近移治城民衆教育館保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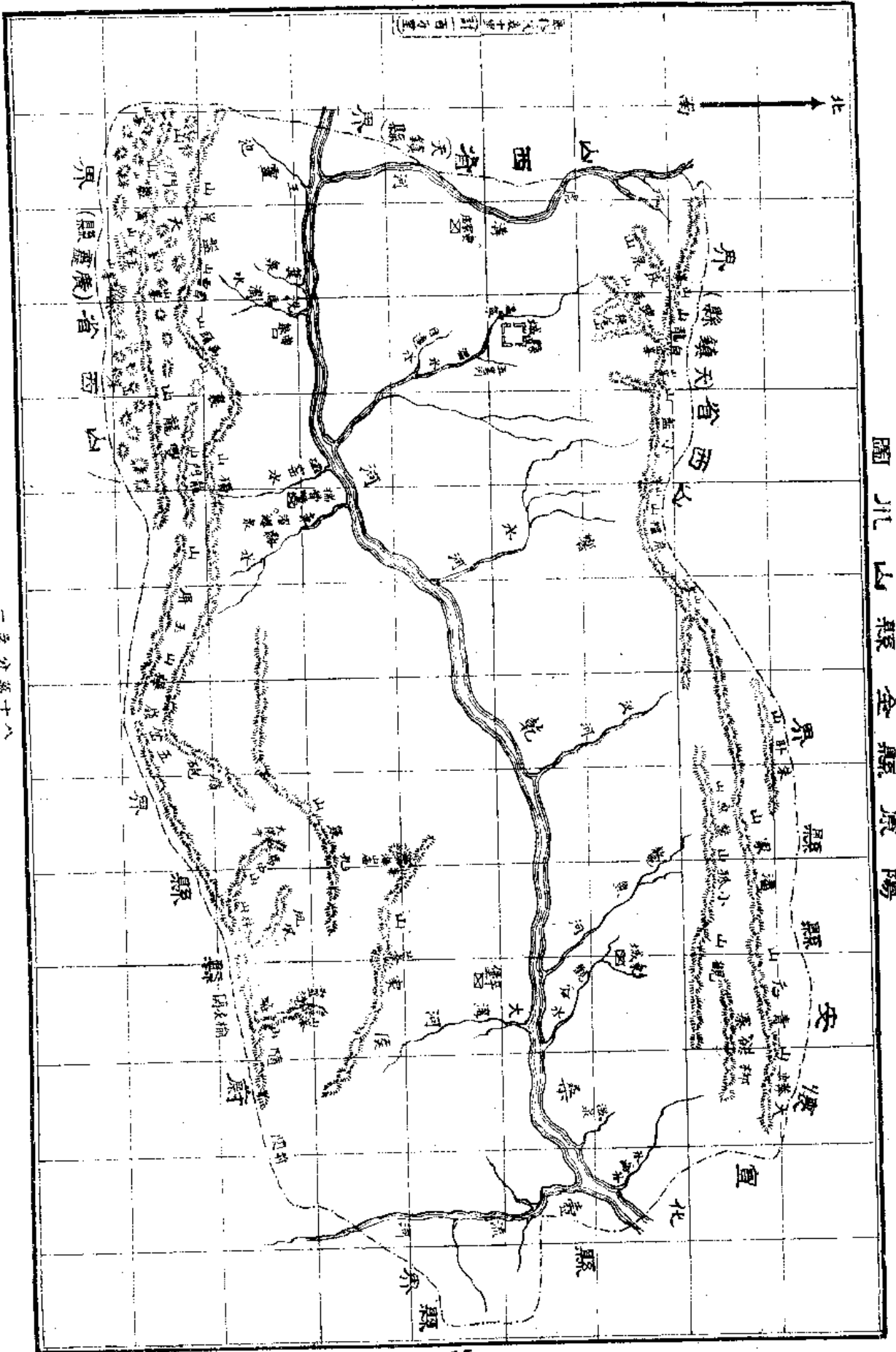


上八幅係清揣骨曠拔貢生滄州教諭吾家李公凌垣字少甫所書，公於各體，無不精到，而於鐘鼎漢隸，尤有功力，此乃公書中之平平者，並非得意作品也，然在今日則類此書家，固已鳳毛麟角矣，（參觀卷十二人物學術門之公傳）

陽泉縣行政區域及重要村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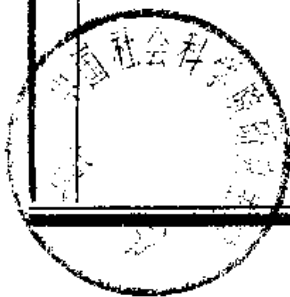
陽 慶 縣 全 縣 山 川 圖



昔漢朱贛條列九州風土。班孟堅本之以作地理志。上起禹貢。下訖當時。垂範於龍門八書之外。至司馬紹統續漢書。僅能臚舉郡縣名數。謙稱郡國。不克居地理之名。自是以來。史家紀載。標目雖襲孟堅。裁體實師紹統。若夫朱贛所條者。衍爲方志之書。歷觀唐宋諸志。括方輿者。若賈敦詩李宏憲。述州郡者。若周彥廣范致能。流傳著錄。與史籍相表裏。於是漢書始創地理之精詣。存乎方志。而不在正史。然則方志之學。固非良史之才不能勝任也。近代史學。以章實齋爲成一家言。獨致詳於方志。其自撰諸志。亦多得史法。邇來繼實齋而論方志者。首推陽原李君革癡。革癡精研乙部。覃思抒慮。成方志學一書。張皇幽渺。山崖屋壁。裨海環瀛。莫不囊括而會通之。有實齋所未能盡知者。蓋方志之學。久爲史部附庸。自實齋而體始尊。自革癡而用益廣焉。然實齋修湖北通志而未成。革癡修綏遠省志亦中輟。實齋和州諸志。旣已傳誦士林。而革癡近修本縣志成。幽并之間。推爲名著。兩賢先後。何其似也。抑又聞之。重修方志。舊志佳者似易而實難。舊志劣者似難而實易。良以前人紀述完美。承以改作。精采難見。瑕疵易指。若前志多有可議。則新修自易見長。今陽原清曰西寧縣志。實出於鄉寧楊秋湄學博之手。秋湄以通雅名於時。所作故已精審。革癡改作。事增五分之四。內容逾見典覈。體例門目。且多特創。視實齋諸志。難易迥殊。此其與實齋不同者一也。又以本貫修志。似易而實難。以外籍修志。似難而實易。蓋其繁簡之酌宜。敘述之得體。與夫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不虛美。不失實者。惟本縣人命筆爲難。非比應聘而來。操觚直筆而無所顧慮也。此其與實齋不同者二也。昔人處此而能盡善者。其惟宋羅鄂州之新安志。明談孺木之海昌外志乎。而孺木殫思國權。鬱爲名山之業。餘力及於縣志。亦能大雅不群。今革癡正經述史之書。久已哀然風行。庠序。其又兼擅羅談兩家之譽。可無疑也。革癡之先。屏山李公。純甫在金末。負重名。學兼儒釋。文長散韻中。

年羈栖學官。隱迹翰墨。革痴亦再提舉省學。出處風流。略同祖德。今也得秉筆以誦清芬。有以見名德之長。此又志者舊而傳先賢者之美談。宜亦條列風土之所不遺者焉。頃承徵序。自惟謏劣。無以爲言。案呂和叔序李該地志圖有云。本之可以廣學流。申之可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斯言固非史才不能及也。謹取之以美革癡方志之學。而其緒餘之見於此志者。讀者自可推尋而得之。又奚俟不佞層層之詞綴於篇幅哉。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膠西柯昌泗。

今之陽原。乃復漢名。清曰西寧。其在明時。以邊賊擾亂。文物未遑。故志乘闕如。致疏古事。然能溯而上之。北魏以還。遼宋金元。代有達人。匪特仕宦顯赫。勛業炳煌。即論文章考據。亦曾領袖中原。其在金時。屏山李氏。純甫名滿海宇。迄於元代。思魯王公。沂總裁廟堂。曾充宋遺金三史總裁官。明雖稍稍衰落。實受地勢影響。康熙立縣。並設學官。煙火萬家。絃歌聲廣。縣令何芬。憫斯土之無志。遂撰初稿。張令充國。賡續觀成。雖曰於古較疏。然明代職官人物。賴以保存者。正復不尠。是爲縣志之始。同治季年。晉名孝廉楊君秋湄。積學深文。來長宏州書院。復以課士餘暇。續纂縣乘。寒暑再易。而西寧新志以成。楊君既博徵史集。搜補歷朝職官人物。復周諮族譜。旁徵本縣列女故紳。益以前志。遂成璧合。是爲新志之始。下迄今日。甲子又復一週。加以民國念年。政治社會。尤多衍變。置之不續。恐將湮沒。劉前縣長志鴻。遂約宋鳳岐李崇熙二紳。同組志館。並延名宿李君革癡。出任總纂。時民國二十年也。適以總裁綏遠省志。數稔以還。未能着筆。而邑中又無他士。可資旁貸。省令既已屢促。縣人復深渴望。客歲慶煦下車伊始。即以觀成自矢。余昔與君同官西北。張垣議政。恒相過從。固知君熱誠任事。必樂爲之。因專函商請。抽暇纂集。元月回音。允即從事。伏案數月。而邑人士朝夕企觀之。陽原縣志告厥成功矣。君曾遺書於余曰。子爲館長。冠冕全書。不可無言。愚固不文。但述是邑三志之經過如斯。至君爲海內方志專家。世有定評。又以本縣人而撰本縣志。則必爲吾國方志。新開紀元也無疑。愚雖未能奉讀原稿。亦可斷其必然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范慶煦序於陽原縣政府。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結繩而後。始有書契。上自黃帝。下迄近今。不有記載。則世代嬗遷。社會變狀。以及文物制度。湮沒無聞。匪特研究國史者。無所藉資。即生長斯邦者。亦將忘其所以。是以孔子春秋。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以及歷代史冊。流傳世界。照耀千古。區國爲省。區省爲縣。必須縣誌蒼萃。則省誌有所依據。國史乃能集成。考吾縣縣誌。始修於康熙。續修於同治。迄今幾六十年。社會政治。改革多端。即時不修。代遠將失。矧縣署迭次遷移。案卷多所散失。若再遲延。則文獻均不足徵矣。前縣長劉公志鴻。下車伊始。即先提倡編修縣誌。歧適逢斯舉。忝貳館務。今幸調查告竣。整理亦完。爰書數語。略志梗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夏五月宋鳳岐識於縣志編修館

在昔學者均以方志屬地理。四庫全書。主張猶是。故於輿地。山川。勝景。建置。風俗。土產諸門。特加詳記。此外始載歷代職官。本土人物。而於貨殖游俠平民生活等事。則皆絕口不道。偏於地理。由來遠矣。自章實齋民始創志爲史裁之論。二百年來。可稱絕響。自茲以後。贊同章說者。雖屬有人。而因仍故調者。亦非少數。迄於今日。章氏志爲史裁之見。學者罔不全同。蓋以國必有史。而方志者。乃一方之史也。百年以前。國無中外述。史獨重政治。然二千年前。司馬史記。既志食貨。復傳貨殖。政治而外。兼述社會。是故史遷之學。放諸四海。亦推先覺。嘗讀希臘史家希羅多德。都昔第士之作。彼邦推爲班范者。實則義例毫無。記載散漫。擬於史記。別有宵壤。兩漢以下。各史偷能本遷初意而推廣之。則社會資料。保存必多。惜班范諸家。未能出此。時至今日。反貽帝王家譜之譏。又豈遷之始料所及乎。近半棋來。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故作史須重社會關係。民生尤貴生產樣式。方志既爲地方之史。則於時代史潮。豈能獨外。故居今日而言修志。除精舊日方志義例外。更須各種科學。以爲之輔。而於地理。歷史。政治。社會。經濟。考古。人類。言語諸門。皆有詳確研究。方能着手。否則畫虎不成。徒貽笑柄。五稔以還。國府通令各省。省府通令各縣。催促續志。急如星火。既爲公令。勢必奉行。故省無間。南北。縣不分大小。莫不各續志書。待梓報命。然省縣數千。未聞有某志之作。可以表現當時史潮者。甚至求如清代章學誠。戴震。洪亮吉。楊篤諸家之作。亦復不可多得。間嘗推原厥故。遺誤多由疆圻。蓋清代康乾諸帝。既已稽古右文。各省督撫科道。亦多出身翰苑。故所延聘類皆通儒。所成方志。義例謹嚴。資料淹博者。各地多有。即其下者。亦復文通句雅。蔚然成章。若在今日。省吏多非士林。上焉者以志館屬之僚紳。下焉者並設此以置親故。故立館而終無成者有之。成書而言無物者亦有之。以較清代。反多遠遜。誠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時會所趨。賢者莫救。吾縣新志之修。